

生死线



兰晓龙 作品

黑卷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黑卷 生死线

中华有不朽之儿女 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

兰晓龙 作品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死线—黑卷/兰晓龙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-7-80755-290-1

I. 生… II. 兰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203631 号

作 者:兰晓龙

责任编辑:李 爽 hsls999@163.com

李 伟

责任校对:李 伟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0311—88643225

E-mail:hspul@163.com

印 刷: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404 千字 **印 张:**19.5

版 次:2008 年 6 月第 1 版

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55-290-1

定 价:29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第十九章

1

一条船靠在沽宁河的堤岸边，船上已经空了。

夜深人静，一辆放空的黄包车从街头驶过。四道风从窄巷里蹿出来，压低了帽子和嗓音：“我要包车。”

车夫被他吓了一跳，那是小馒头。

“四哥！”

四道风点点头，往巷子里挥了挥手，古烁把一个绑得严严实实也包得严严实实的人形往车上扛，那是李六野，即使是这样他仍把腰一弯，摸着瞎对古烁撞了过来。古烁毫不客气地狠砸了几拳，李六野闷哼了一声。

“三的，别往死里打。”

小馒头看得发愣：“四哥，那啥呀？”

“李六野。”

“四哥处决汉奸是吧？回头给我也捞一枪吧？我爹就是被汉奸乱枪打死的，我得报仇，我可没少帮你们，行里哥们儿都叫我小四道风啦。”

四道风点点头，不语。他挥手让欧阳几个人出来，然后走开，他的心情显然

很不好。

这一行人在夜晚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古烁走在头里，前边有几个人影在晃荡，那是沙门帮徒。

古烁大声嚷嚷：“沙门办事！闲人闪开！”

“烁哥儿真精神，办事回来啦？”

“回来啦。”

“六爷呢？”

“六爷要忙啥事从来不告诉我们，只让我先把人带回来。”

那几个帮徒贼忒嘻嘻往车上看了看，古烁使劲对着李六野就是一脚。李六野狂暴地挣动，呜呜地咆哮。

几个帮徒哈哈地乐。

“你们蹲这儿干吗？”

“四道风在沽宁，我们蹲四道风呢。”

古烁皱皱眉，扫了眼隐在车后边的四道风。

“咱们跟四道风不是井水不犯河水吗？”

“四道风把大阿爷惹毛啦，大阿爷说要把他身边那共党断了手脚筋给日本人，把四道风铐了锁家里，六爷没跟你说呀？”

“六爷太忙——我要去交差了。”

帮徒连忙让开，前边关卡上的日军也早看见了这帮人，懒得再问什么，径直打开了路障。

虽是顺利过关，几个人的脸上却没见半点轻松。

他们转进一条巷子，巷子里也是幢幢的人影和火光，沙门帮徒几乎把住了沽宁的每一处路口。古烁每走一段就要喊一声“沙门办事，闲人闪开”，他不再和那些帮徒搭讪。

欧阳落后两步，等着四道风过来，他低声说道：“这城里快待不下人了。”

“我瞧得见。”

“我们会被封死在地底下，连吃喝都找不着，更别说打鬼子。”

“跟我叔叔没相干，准是这一只眼。”

“现在不是跟谁有相干的问题。”

“你又想逼我干什么？”

欧阳愣住，四道风为表达不同意见连动手都有过，但从没像现在这样冷漠。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想说，如果你还想李六野活着，就不能这么把他带回去。”

“老子要他活，谁敢要他死？”

“唐真。”

四道风傻了，显然那是个他也挠头的麻烦人物。

杂院的门被规则地敲响，八斤过来开门。欧阳进来，伸手就摁在八斤嘴上，把他的一句招呼摁在嘴里。

“放那屋吧。”欧阳打量一下这个破落的院子，指了指其中一间屋子。

四道风把李六野扛了进来，径直走向欧阳指的空屋，何莫修几个跟在他身后进来。

“思枫，你带他们下去。八斤，这个俘虏非常重要，你不要告诉别人。”

“是啦，军师。”

古烁径直跟着四道风，根本没打算往地下室去。

“古烁，你也下去休息吧。”

古烁摇了摇头：“他已经手软了，我怕他再心软。”

欧阳再没说什么，其实他也有同样的担心。他一低头闪进地道。赵老大惊喜地迎上来：“你已经是地头蛇了，我们连出都出不去，你居然又进又出？”

“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要对付的只是鬼子，没有沙门。”

“很艰难吗？”赵老大看着欧阳忧郁的表情。

“三年来没这么难过，早知道这样，我绝不会叫你们来沽宁。”

赵老大愣住，欧阳嘘了口长气：“赶快发报吧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扔掉手上的两个烫手山芋。”

“两个？”赵老大看看高昕，高昕正自来熟地研究思枫的枪。

“她很烫手吗？”

欧阳摇头不语，开始折腾电台。

四道风把包在李六野身上的破布解开了，露出李六野一双怨毒的眼睛，他的嘴被塞着，四道风去扯那布。

“操……”

四道风连忙又把那布塞了回去：“我可告你，你在这儿有的是仇人，把她惊动了就不得好死。”

李六野眼角除了怨毒又多了层冷笑。

“我不杀你不是图你怎么着，是为了我叔叔，谁让全世界都当你是怪物就他当你是儿子？我也真搞不懂你干吗这么恨我，我是气你玩来着，你不也老逼我吗？”

古烁悻悻地在旁边道：“你说，我牵条狗来，你把他说动了那狗就能把自个儿下锅了，自个儿给你端上来。”

四道风从李六野身边走开了，茫然地在一边苦想。

“你好好想，想明白了告诉我，我替你动手。”

“你当我不敢动手吗？”四道风瞪古烁一眼。

“我知道，我也替你那共党军师说句他没说的话，你记着我们兄弟的情分，今天你活了，你碍着你叔叔的情分，明天你死了。”

四道风恼火地说：“都这么聪明跟我这糊涂蛋做兄弟干吗？”

“我的活法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我的己是我老婆孩子，加上你们兄弟几个，你的己是你的那群四道风，你得为他们想着！”

四道风没说话，李六野倒在那边发出干咽声，四道风一下跳了起来：“我靠！他把堵嘴布吞了要噎死自个儿！”

“你啥都别管，等一分钟就行。”

四道风只等了两秒钟，他扑过去从李六野嘴里把那块布往外抻，布刚抻出来李六野就狠狠咬住了他的手，古烁使劲捏开他的下巴，四道风才把被咬得鲜血淋漓的手挣出来，古烁气往上撞，掏出枪打开枪机。

“行了行了，我没啥事！”

古烁把枪收了，他实在有些绝望：“我不该跟你回来，他一个绑手绑脚的把你治成这样，他外边三两千个人，我们没活路了。”

四道风没说话，只是给李六野嘴上又绑上一道布条。

地下，欧阳正在调试电台，电台似乎用永恒的静噪考验着他的耐心。周围人在紧张地等待着，最紧张的是何莫修，最不紧张的是高昕，就这会儿工夫她已经快把这地下空间踩出一条坑来：“老师，四道风呢？”

“他自己长腿的。”

“他是不是还跟李六……”

思枫打断她的话：“高小姐真是被李六野吓坏了，战斗已经结束，你现在在安全的地方。”

欧阳被她吓出一身冷汗，他回身看了一眼，唐真已经在直愣愣地盯着他。

“什么嘛？”高昕回头，她看见唐真，顿时眉开眼笑，“小真你现在真的是……”

唐真掉头走开，而电台也终于发出和谐的电波声。

“连上大鼻子了，赵老大，暗号。”

赵老大拿出一张纸，极别扭地念着：“我寻找这些娇弱花儿一般的韵律，呼唤一颗星星年轻沉思的心灵。”

欧阳诧异地看着他。

“不是我写的，大鼻子就好这口。”

“很美，但这样脆弱的东西不适合用于战争。”他一边说话一边快速地敲击着按键，屋里安静下来，他们还是第一次跟一群所谓盟军的人联系。

思枫在旁边帮欧阳把收到的电文快译。

“我是孤独的静静夫人，在纺纱机上我纺着你的命运。”

赵老大在一旁道：“听说这位夫人是艘潜水艇，我也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。”

“一种全密封耐压壳体的水下作战舰艇，我可以给你们画结构图。”何莫修说。

欧阳打着键，扫他一眼：“我只想知道你做了什么，他们要这样对你？”

何莫修耸了耸肩：“我也觉得小题大做。”

欧阳再没说什么，他盯着电文：“让我们把他送到潜艇的停泊点，谢谢合作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赵老大问。

思枫从纸上直起了身子，她看了看大家，惶惑而难以置信：“明天傍晚六点……潮安?!”

“哪儿?!”赵老大吓了一跳。

“潮安，我们刚逃出来的地方。”

欧阳气极：“开什么玩笑？离沽宁足足一百五十公里！不是一百五十公里的路！是一百五十公里扫荡圈！”他敲着按键了，“我告他们没门，要人就来沽宁！”

思枫扯着从电台里源源不断冒出的打孔纸条看着，眉头皱得很紧：“他们说不可能，沽宁海域的反潜网太严密。”

赵老大愤愤道：“扯！比沽宁的反游击队网还严密吗？”

欧阳皱着眉头猛敲按键，而思枫则在看着那些打孔纸条，两人的神情都越来越难看。

“他们说我们不过是配合，必须听他们的。”

“他们是天王老子吗？老子把鸭子打下来，做得了，给他端上来，他说重来，你们不过是配合我的嘴！”赵老大拍拍何莫修，“对不起兄弟，我可不是说你是鸭子。”

何莫修苦笑。

欧阳说：“我这么回的，说到底，是贵方向我方寻求合作。”

电台里又冒出些纸条，思枫看了看，给欧阳，欧阳看后再没说话。

赵老大不解地看着两人：“又说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没说，断掉了。”

何莫修站起来，看了看那些纸条，然后对欧阳道了声谢谢。

欧阳诧异：“谢我什么？”

“谢谢你维护我的心情，莫尔斯电码我也认识。”他转头向着其他人，笑得比哭得更难看，“他们说，说到底，我们要带走的不过是一个中国人。”

欧阳安慰地拍拍他的肩，所有人都沉默下来。

3

夜已深了，大部分人都已经睡去，没睡的几个人都在伤着脑筋或者伤着心情。

高昕陪何莫修坐着，她看着他没精打采的样子，已经连叹气都叹不出来：“别这样啦，走不了就走不了，没什么的。”

“是啊，走不了也好。”

“就是嘛。”高昕笑靥如花。

何莫修刚看出点生趣来，地道口轻响了一声，高昕立刻充满期盼地回过头去，何莫修叹了一口气，头扎下去再也抬不起来了。

电台边，赵老大一根根地抽着烟：“你不要再伤脑筋了，我会告诉上级，一切责任由我承担，可这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。”

欧阳闭着眼睛道：“办法总是在有和没有之间。”

“你看看这里还能打的人有没有十个？再算算这一百五十公里上的鬼子有几千？”

“我们现在争的不过是个生死存亡，这几年争的也是这个。”

“老弟，我不跟你掰字眼。”

欧阳没有回答，因为闻到思枫的气息。思枫把一杯水给欧阳端了过来，自然还有他久违的药。

欧阳笑笑：“谢谢，我想了三年，说的可不是药。”

“嗯，好好看着她，好好看着老唐，主意就会出来的。”

欧阳和思枫一起瞪着他，赵老大后悔莫及：“对不起，我是说你们俩处着吧，我就不在这儿污染空气了。”

“你也坐在这儿想，我也不知道主意会从哪个脑袋里蹦出来。”他站起身来，把药吃了，把一杯水喝光，冲思枫点了点头，“我出去想。”

“去吧。”

“凭什么你出去想，我就得坐在这儿？”

“我把诸葛亮藏后院了，我去跟他问个主意。”欧阳头也不回地出了地道口，舒展了一下筋骨，步向藏着李六野的小屋。

四道风和古烁都已经倦极而眠，李六野目光炯炯，怨毒地瞪着他们。欧阳进来，那两人立刻惊醒。

欧阳解开李六野嘴上的布条，古烁先掐住李六野的下巴，才敢掏出他嘴里的破布。李六野活动了一下嘴角，居然没骂，只是嘿嘿地阴笑：“杀了我，你们也准死无疑，沙门两千七百帮徒，一天不见我就会把沽宁翻个底朝天，你们变成耗子也会被翻了出来。”

“我们知道六爷的能耐。”

“我可不是要你别杀我，老子只要活下来，准管叫你们求死不得，只后悔爸妈把你们生了出来。”

“六爷真是威风至极，不知要如何对付我们？”

李六野双眼一闭，来了个不理不睬。

欧阳摇摇头，古烁又把李六野的嘴堵上。

“古烁，你知道多少？”

“我？姓李的从来就没信过我，沙门封城这么大事连个风声也没给。”

“别的呢？”

“还有什么？鬼子头长谷川不在沽宁，今儿去了潮安鬼子总部开会，递的话是让我们明晨把那空心大少送到地头，就这么些，这有什么用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那你们又在那村子里耽搁什么？”

“姓李的除了狠就是个贪，能多榨自然不放过，不然早该跟沽宁的鬼子碰头交人了。”

四道风凑了过来：“要不我回沙门吧，要锁要铐由他，可把这围给撤了。”

欧阳想都不想就摇头，他在想别的事情，而且已经隐约想起点什么，但就差那一线天光。

门突然被狠狠地砸响了。

四道风和古烁立刻掏枪，欧阳还没来得及反应，门又被重重地砸了一下，倒下的门板重重砸在他头上，唐真撞了进来。

四道风一愣，他的反应让古烁不敢开枪。

唐真可没含糊，枪口稍歪了一下，便找准了被绑成粽子的李六野，然后她开枪。枪没响，欧阳从后边拦腰把她抱住，两只手指卡在扳机圈后，扳机抠不下去。

唐真使了使劲，欧阳的指骨传来响声，他刚被砸到的头上，一缕血丝正慢慢流了下来。

四道风一声不吭地用枪对准了唐真，欧阳瞪他：“老四，你也把枪放下。”

四道风瞪了唐真很久，终于把枪放下了。

欧阳冲唐真嚷嚷：“你杀他，我们就全毁了。”

“他死一百次都不够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”

欧阳愣了一下，看看四道风，四道风一脸恼火地挡在李六野身前，古烁则一脸讥诮，显然他也认为李六野该死。

“他……很重要。”

“有什么重要？”

欧阳语塞。

“我不是驴子，你别这样哄我。”

稍微压低的枪口又抬了起来，四道风往前跨了一步，拿胸口堵着枪口。

欧阳着急地想着，说着：“唐真，你听我说……他真的很重要……是咱们完成这次任务的关键……”他忽然想起什么，一下子有些出神，那是个忽然触机出来的主意。

“什么任务？”

欧阳在出神。

“你们骗我。”唐真打算再次开枪。

欧阳恍然大悟，他放开了唐真，狂喜地握住了她的手：“不不！没有骗你！这是真的！刚才是假的，可现在是真的！唐真同学，我被你逼出来一个主意！可能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主意！”

唐真恼火地甩开，四道风和古烁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

“你不会开枪的，虽然你对谁都不理，可我明白，这群人对你很重要。为了我们你不会开枪，可我希望你是为了自己不要开枪，说得不客气一点，你不必用你的一生来报复一条疯狗。”

唐真茫然，然后掉头冲了出去。欧阳回头，迎着四道风和古烁古怪的眼神说道：“真的，我有了一个主意，被砸出来的主意！”

一丝温热直流到眼角，欧阳擦了一下，这才知道自己在流血。

几人回到地下室。

欧阳一边任由思枫给自己包扎伤口，一边说着自己想到的主意：“我来排列我们现在的麻烦。其一，鬼子扫荡；其二，沙门捣乱；其三，得把何博士送到那位静静夫人窝着的潮安……”

何莫修和高昕远远地坐在人圈之外，但仍没忘了插嘴：“小何、小何就好。”

“好，小何是对我们最有用的人，有了他，我们才好把这些糖葫芦穿成串。沽宁已经不是避难所，是我们需要赶紧逃离的地方，既然要逃，索性再逃远一点，逃出鬼子的扫荡圈，潮安就在扫荡圈的边缘。”

赵老大忍不住插嘴：“我知道有了主意的人很兴奋，可能不能有个重点，现在我只听出你赞同把何老弟送到潮安。”

欧阳歉意地笑笑：“长谷川也要求李六野把他送到潮安，就在今晚。”

“移花接木呀，一百五十公里？不大现实。”赵老大也有点明白了。

“如果每次打仗，我都想躲开子弹现实不现实，现在已经千疮百孔了。”

“你们文化人把这叫比喻吧？这能算依据吗？”

“因为我没有依据，我们四道风的搞法是先做，做了看看。”

“你当我们老唐的人是什么搞法？这也吹！”

“那么有谁同意吗？”欧阳自己先举起一只手。

四道风和古烁举手，何莫修举起一只手，发现根本没人把他算数，又怯怯地放下，赵老大又犹豫了几秒，举手。

“同志，一点小伤没那么重要，现在是决定我们生死的时刻。”欧阳有点责怪地看着给自己包扎伤口的思枫，因为就她无动于衷。

思枫看他一眼，没停下手中的活：“我不同意。原因是有一个人不同意，你做事的时候也许会多加一点小心。”

欧阳笑了：“那好，现在有谁愿意？跟我去见沙门会六爷的日本东家？”

刚刚放下的几只手又都毫不犹豫地举起来了。

于是几人开始打扮自己，尽量把自己弄成沙门帮徒一般的流氓样。

高昕看着四道风，犹犹豫豫地过去：“四道风？”

她发现自己的声音竟然有点发颤，周围的几个人也都回头看着她，她脸颊绯红。

四道风看看她，愣了一下，似乎刚想起什么：“知道了知道了。喂，那个谁谁谁呀，你跑趟腿，把高大小姐送回家去！这算怎么回事呀？老子忙关乎你们小命的大事，你们连这点小事都不办？”

“哎，我是想……”高昕吞吞吐吐地，却不知要说什么。

四道风没理她，瞪着八斤，八斤一脸委屈地过来：“队长，我叫八斤，运回二十八斤炸药的八斤，不叫谁谁谁。”

“二十八斤是吧？”四道风心不在焉地说，“把大小姐送回去吧，交给她老爸，替我说原物奉还，一命还一命，两清啦。”

高昕急得跺脚：“四道风你听我说……”

四道风转身看着她，于是高昕又患了失语症，忸怩地看着自己的脚尖，四道风把胳膊绷紧了，看看自己突出的血管，然后和高昕比较了一下，他冲欧阳说：“不可能，你蒙我吧？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跟着欧阳走向地道口。

欧阳头也没回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您老人家可真是位麻木神。”

高昕发着呆，一直到四道风在地道口消失才恢复了些常态，她看看何莫修，何莫修呆呆地坐着。

“好吧，我这就送你回去。”八斤很有气概地说。

“回哪儿？我就是四道风的一员！”对着八斤，高昕立刻恢复了语言能力。

八斤张口结舌，十六岁的小男人总是害怕女人，尤其是漂亮女人。

欧阳从地道口钻出来就站住了，他看见角落里坐着个人影，不用细看他也知道那是唐真。四道风也站住了，看见唐真他就想起某件放心不下的事情。

八斤追出来：“队长，她不肯走！”

欧阳道：“八斤，来得正好，你去看看着俘虏。”

“他哪看得住？”四道风压低了声音，“那小疯婆子？”

“你必须试试，要不她永远是小疯婆子，不是你的同志。”

四道风仍不放心地对八斤叮嘱：“可看好啦，别让任何人靠近，尤其是……”他指指唐真。

八斤茫然地点头。

几人掉头走了，随即没入黑暗之中。

4

没有长谷川的军营倒显得活跃很多，空地上拉着灯，伊达正带头用高压水枪在冲洗一个黑黝黝的怪物，那是已经在沽宁河里沉了三年的坦克。

恶臭扑鼻，靠近坦克的日军都戴着口罩，几个日军喊着耕田时的号子，伊达也很来劲地忙着。

一名日军跑了过来：“伊达君，有几个沙门会的人找您。”

伊达愣了一下，看看空地边那四个痞气十足的人。欧阳推了古烁一下，古烁不情不愿地鞠了个躬。

“哦，他们应该给队长挂电话。”他实在舍不得离开这臭气冲天的现场，“你带他们去吧，队长的房间里有电话。”

日军匆匆去了，欧阳几个跟着那日军走开，伊达忽然想起什么，把手上的水管扔给别人，向那几个人影跑了过去：“喂，留步！”

伊达在沽宁待了三年，中文仍说得极烂。欧阳扯了四道风一把，几个人停下。

“你们晚了，三个半小时，至少。”伊达说。

“那小子腿贼长，跑挺快，可总算是抓到了。”古烁说道。

“很好。别的，我问你们。”他忽然疑惑起来，“李君没来，为什么？”

“长谷川队长说那是要犯，所以六爷在亲自看守。”

“很好。我问你，这个四道风，他的家境怎样？”

古烁看看那几个人，一脸惑然。

“用你们的话，这样说，他的什么来头？是武士吗？像李君那样的？”

欧阳躬腰道：“他家境很好，他爸爸以前是沽宁知府，妈妈是诰命夫人，他是含着金子出世的。”

几个人拼命忍着笑，四道风一脸的不乐意。

“很好，可那是什么意思？他是贵族吗？我的意思。”

“是的，他是沽宁最贵的贵族。”

伊达果然很满意：“很好，这样就很好。我的想法，我想写信，一封战书，我和他，我们用剑，用剑解决三年的仇怨，但他要一定是贵族，不能污辱我的剑。”

四道风说道：“你给我吧，哪天你划道。”

“很好，什么意思？”

欧阳笑笑：“他是我们沙门最好的信使，他是说只要您把信给他就能送到四道风手上。您就写吧，可以用日语，据我所知四道风很熟悉日语，尤其喜欢华美的文字和古赋格修辞。”

“很好很好，他果然是贵族。”伊达点点头，若有所思地走了。

几个人费了很大劲才绷住笑，赵老大看看他的背影：“这傻瓜干吗老说很好？”

“他在表示客气，或者他真觉得什么都很好。”欧阳说。

四道风有点发急：“我爸是知府，我妈是诰命夫人吗？”

“给他找点事干，如果他整晚都想着给你写信，咱们成功的机会就又大了。”

几人忍着笑，跟着领路的日军进了长谷川的房间。日军径直去拨电话，他们打量着这间沾宁最奢华的房子。

电话的另一头是日军在潮安的总部。此时，少将师团长饭田正和他那帮旅团、联队一级的指挥官在开会，会议已经开到了七嘴八舌的地步，几个士兵用托盘把清酒端了进来。

饭田端杯站了起来：“在菲律宾、在缅甸、在香港，我军都势如破竹，在整个东南亚都战绩骄人。”

长谷川侧耳细听，但还是听不清，他有些焦急地看看表。

“我敬我们尊贵的客人，来自海军的神崎君，在这次扫荡中他的重装部队是主力，并且在几天内就歼灭了三百多名匪徒。”

神崎面有得色，起来鞠了一躬。

“还有沾宁驻军指挥官长谷川君，他配合神崎君，也歼敌一百余人，要多多努力呵，长谷川君。”

长谷川官职并不高，所以坐得离饭田很远，加上耳朵的问题，他没听见饭田的话，自顾又看了看表。

所有人为之色变，饭田有些不满：“长谷川君！这是帝国振兴之日，你一定要抛弃军种的成见！”

长谷川终于被周围人的目光提醒，连忙把酒一饮而尽，周围谁都没喝，他此举显得呆气十足。

神崎讥笑：“据我所知，长谷川君倒没有什么成见，只是他的尊耳在匪徒的袭击中有些失聪。”

满座皆笑，长谷川难堪地赔笑。

一个士兵进来跟长谷川附耳，长谷川终于露出些喜色，跟着士兵出去。

士兵领着长谷川来到通讯室，一些日军正忙着挂线摘线、收报发报，没有人理他，他拿起放在一边的电话：“我是长谷川。”

“队长，我是牛岛军曹，有几个沙门的人要和你通话。”那是给欧阳他们领路的日军。

“什么？”长谷川又听不见了。

听筒里的声音又大了些：“沙门的人在这里！”

长谷川急不可待地说：“把电话给他们！给李六野！”他的声音很大，整屋的人都看着他，那个曾去沾宁送信的少佐宇多田也在其中。

牛岛被长谷川嚷得耳朵发麻，他揉着耳朵看着眼前的四个人道：“队长要和李六野先生说话。”

几个人面面相觑，谁也没想到长谷川一上来就指名道姓。

“六爷没来。”欧阳说。

军曹又揉了揉耳朵：“自己告诉他吧，”他有点幸灾乐祸，“他很不高兴。”

欧阳看看几个同伴，无奈地接过电话，他嘘了口气，心里已经满是事败的感

觉：“喂……”他的声音仍有些发颤。

长谷川根本无法听清欧阳那犹豫不决的声音，他大声地对着电话喊：“大声一点！我跟你说过！”

旁边的日军终于示意他看一张“禁止喧哗”的日语招贴，长谷川很想发火，可这是总部，大多数人是他得罪不起的，他看看屋子里的人：“打扰了，有谁能说中文吗？”

宇多田阴着脸站了起来。

“拜托了，请帮我接电话，我的耳朵受伤了。”长谷川简直有点卑躬屈膝。

宇多田拿过电话听了听，转对长谷川说：“他说虽然晚了一点，但是人已经抓到，就在他的手上。”

“很好，让他立刻送过来。”

“立刻送过来……他问怎么送过来。”

“我会让伊达派车，路上不安全，他一定要亲自押送。告诉他，会得到报酬的，告诉他把电话给牛岛，我有事交代。”

宇多田不耐烦地说着，比长谷川再愚钝一百倍的人也能感觉到他的不屑。

电话另一头，欧阳把电话还给牛岛，牛岛很不客气地做了一个外边请的姿势。

欧阳几个出去，刚出门，赵老大就小声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欧阳擦着额上的细汗：“不知出了什么岔子，那边的大鬼头换了人接电话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古烁道：“老天不想你们死吧，你要见过一次就知道那鬼头比真鬼还难对付。”

电话终于打完，牛岛冷着脸出来，欧阳仔细观察着他的神情，还是刚才一样的不耐烦：“队长命令，给你们派车，立刻前往潮安。”

“我们这就去带人。”

“车会在大门等着，你们这次必须遵守时间。”

“一定，一定的。”欧阳很有江湖气地作了个揖就走，几人匆匆离开。

长谷川挂上电话，在通讯室门口鞠了一躬才退出来，走两步到无人处，脸上不由得露出笑容。

通讯室里有嗡嗡的说话声，长谷川又一次掩了口鼻向耳孔使劲吹气，以求打通自己的听觉，这一次居然成功了，他放出一个响亮的大屁来。长谷川长嘘了一口气，通讯室里的说话声立刻变得清晰了，那是宇多田的声音：“众所周知，他是个大愚若智大俗若雅的傻瓜！”

长谷川不怒反笑，能听清别人说话才能发挥自己的口才，他有种一扫心头晦气的清新感觉。

八斤很忠于职守地抱枪坐在地上，和李六野大眼瞪小眼地看着。

门轻响了一声，唐真本打算把这门推开的，可已经被砸脱了框的门还是倒了下来，八斤吓得一下弹起：“真、真姐……”

唐真没理他，径直走向李六野。

“队长说，说不让人靠近他，尤其是你。”

唐真压根儿没理八斤，她坐下，瞪着李六野。李六野嘴角现出一丝狞笑，手脚都被绑着，他仍使劲耸动着自己的下半身，这是个极其下流的动作。

唐真放开了手上的机枪，十公斤重的家伙狠狠砸在李六野命根子上，李六野浑身一下都僵直了。

八斤看得愣了神。

唐真把机枪拿了起来，仍瞪着李六野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“我知道你的事，真姐，我们背后聊过，知道一点点……他是个大坏人，我知道，该死的坏人。”

“别说啦。”

“你可以杀他，不，我不是说要你杀了他，我是说你在这儿，我出去小个便，五分钟够不够？”

唐真没说话，八斤把那当默许。临出门时他犹豫一下，把自己的刺刀拔出来放在唐真身边：“别开枪，会被发现，用这个。”

唐真把刺刀拿了起来，细细地看着上边的血槽，又看看李六野。李六野狂怒地挣了一下。

“八斤？”

八斤回身，呆呆地看着唐真的侧脸：“真、真姐？”

“用刀杀人要做噩梦的，为了他，不值得。”她把刀还给八斤，径直出去。

八斤茫然地看看那刀，又对李六野比画了一下。李六野狂怒地挣动和哼哼。

唐真在院里冷僻的角落躺了下来。她开始恸哭，也不知为了家人还是为这几年的岁月。

地下室里，何莫修坐在地上发呆，鼾声忽远忽近地从各个角落传来。高昕听得睡意全无，忽然轻声乐了：“真是有意思，我从来没听过人打鼾。”

何莫修看着她：“没听过高伯伯打鼾吗？”

“我家房子太大了，而且第一次听到就跟这么多人在一起，这种生活真有意思！”

何莫修苦笑：“你说他们会愿意牺牲那么大，把我送到美国人手上吗？”

“你那么想去什么美国？”

“也不是啦，人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就想这一件事情，你知道的，你也一样。”高昕脸红了红：“如果是我，我就这么说：太难了，不去了，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何莫修嘴角抽动了一下，他站起身来。

“没种说就算了，也不用走嘛。”

“我出去一趟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有些事情女孩子不要问好吗？”

高昕明白过来：“方便是不是？你看，有什么事就要说出来，你要真那么想去也可以说出来。”

何莫修摇摇头，怪没面子地出去。

小屋里，八斤合上眼睛开始微盹，李六野忽然开始挣动，八斤立刻醒来：“干什么？”

李六野唔了两声，八斤先把枪上了膛，才过去把他嘴里的布掏出来。

“我要方便。”

“你就地便吧。”

李六野也真不客气，一盘腿就真要便在身上。

“行行，服了你啦。沙门的大爷跟个畜生似的，对啦，你本来就是畜生。”他把李六野腿上的绳子松了结，但不打开，然后持枪后退了两步，“自己挣，挣两下就开了。”

“你小子人小鬼大。”李六野悻悻地挣开。

“嗨，队长的腿功我可见识过，一只腿就把我撩翻了，你比他差大截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李六野砰地一头往死里撞在桌子角上，他直挺挺地倒下。

八斤吓了一跳，他仍然很谨慎，拿枪对地上那个纹丝不动的人体瞄着，直到看见李六野的血流了一摊才稍近了些。

刚一靠近，李六野便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，八斤声也没吭就昏了过去。

李六野翻身爬起来，拔出八斤的刺刀就开始割手上的绳子，血糊了一脸，让他看起来像个活鬼。

八斤昏昏沉沉地爬了起来，抡起枪杆重重砸在李六野的后颈上。李六野惊起，手上的绳子还没完全割断，他把八斤撞倒在桌上，然后用绑着手的绳结勒住八斤的脖子，一边勒一边将八斤挣扎的躯体在屋里拖来拖去，不时将他的头撞在墙上。

八斤已经完全瘫软了，手里摸到落在地上的刺刀，他抓起来反手往身后刺去，李六野闪了一下，刀扎上了他的喉管，李六野痛地低吼了一声，他把八斤最后一次重重撞在墙上，八斤终于动也不动地躺在地上。

李六野挣脱手上已经松散的绳子，掩住喉咙上的伤口，听了一下外边的动静，跌跌撞撞冲了出去。